

## 第一章 沒娘的孩子像根草

靈堂前，一身素白的女孩垂頭跪著，約莫七、八歲模樣，有點瘦，蒼白的臉龐有著不合乎年齡的平靜沉穩，小小的手掌燒著冥紙，漂亮的眼睛盛滿哀傷。

她其實……並不願意來到這個世界，但她來了，並且留下。

她是個不被疼愛的孩子，用一輩子的努力換來令人羨慕的身分，就在她以為人生從此順遂的時候，她來了這裡。

她不甘心無數的努力、無數的掙扎化為烏有，她竭盡全力放聲大哭。

「瞧，女兒哭聲多麼響亮有勁兒啊，肯定是個聰明孩子。」

是這個充滿寵溺的聲音止住她的啼哭，也是這個男人溫柔的眼神讓她決定留下來。

她從來不知，擁有一個疼愛自己的爹是什麼感覺。

然後軟軟的嘴唇吻上她的臉，她說：「慧極必傷，我不捨得女兒和我一樣。」

男人說：「不怕，將來給她找個和我一樣、對妻子一心一意的男子，便無人能教她受傷。」

那是她的爹娘，深愛彼此、也深愛女兒的爹娘。

有這樣的疼愛，她不哭了，她認賠，她相信可以在這個世界活得美好。

她的爹沈節是五品同知，一個重禮守禮遵禮的溫潤男子，她的娘邵蕙娘是太醫的獨生女兒，他們因情合愛濃結為夫妻，他們約定一生一世，這樣的父母親，彌補了她心中的不平。

然……情況在什麼時候開始變得不一樣？

在母親第一次流產之後，小產過後的女子，必須養好身體才能再孕，但祖母的催促讓母親心急，之後，一次又一次的小產讓母親的身體越來越虛，直到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現。

半年前，嚴厲的祖母與外甥女柳氏合謀，使出一招生米煮成熟飯計，造就事實，父親不得不娶表妹為妾。

柳氏是個兩面三刀的偽白蓮，父親毀諾已教母親心死，而偽白蓮加諸在母親身上的委屈，更令她生不如死。

她病、她弱、她吐血，她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不就是不孝有三、無後為大？沈青知道爹的為難，但不原諒他的軟弱。

他不該在世道底下妥協，不該為當孝兒失信於妻子，他的懦弱造就母親的死亡。所以她恨他，恨一個疼她、愛她、寵她到極點的男人。

娘吐血後，病得無法下床，柳氏到母親病床前炫耀。「我懷上了，沈家有後，婆婆和相公的心願終於可以圓滿。」

沈青看不得她的驕傲，冷眉笑道：「妳知不知道近親通婚，容易生出畸形兒。」

偽白蓮憤怒，狠狠搨她一巴掌，清晰的五根指印留在沈青的臉上。

她頂著指印，被強拉到祖母面前領罪，罪名是詛咒親弟，她一句話都沒說，筆直地跪在廳堂前，任憑裘嬾嬾的戒尺不斷打在掌心，很痛，但她不哭喊，只是冷笑地看著高高在上的沈老夫人。

爹下衙後知道消息，緊趕慢趕，把她從戒尺下救回時，她的手指已經腫得無法彎屈，沈青沒哭，只是淡淡地對父親說：「是你的錯。」

四個字，像一顆巨石狠狠撞上他胸口。

她當然明白，那不是爹的錯，而是規矩、是環境、是無數無奈造就這場錯誤，但她不原諒他，不原諒深愛自己的男人。

父親氣急敗壞，衝到祖母面前質問，「您要把青青打廢嗎？她只有八歲，她是我的女兒啊！」

至今她仍然清晰記得，祖母說：「你以後會有更多的兒女。」

閉上眼睛，這句話讓在挨打時沒哭的沈青眼角滲出淚水。

之後，她塗上厚粉在母親跟前盡孝，她說著笑話，一個接一個，想逗母親開心，但母親拉過她，蒼白的五指抹去她臉上細粉，露出鮮明的紅腫，她愛憐地看著她，問：「痛嗎？」

她說謊，用力搖頭，「一點都不痛，還癢著呢。」

娘哭了，淚水墜跌胸口，在那裡燒出大洞。

娘把她抱在懷裡，溫柔地拍著她的背，像小時候一樣。她說：「妳一歲能言，兩歲識字，三歲讀文，四歲作詩，妳不知道妳爹有多驕傲，我常想，如果妳是個男孩就好，妳那樣聰明早慧，定能撐起沈家家業。」

「我可以的。」即使她是個女子。

「青青，娘錯了，娘不該放任妳的固執，天不就我、我便就天，世上沒有什麼可以一成不變，妳為娘抱屈，可娘為妳更擔心，妳才八歲啊，妳沒有能力和祖母、和家族世道對抗，妳必須學著低頭，懂嗎？」

她靜靜地聽著娘的話，慧極必傷，若這是她的宿命，那麼她就要有與傷害正面對決的勇氣。

「妳爹愛妳，只是世間賦予他太多責任，不容許他把全部心力用來愛妳。」

沈青不想聽這話，她說：「娘，給我唱首歌吧。」

邵蕙娘輕嘆，她知道女兒沒把話聽進去，只是她從來都勉強不了女兒。

她唱歌，那是她為女兒唱的最後一曲，是留給女兒的最後一抹溫柔。

那個晚上，娘死去，沈青留在這個時代的理由之一，消失。

父親聞言趕來，他抱著沈青，不斷告訴她，「別怕，妳有爹，妳還有爹。」

還有爹嗎？早就沒有了吧！

沈青僵硬著身子，寒聲道：「放開我，你身上有狐狸的味道。」

她是個壞女生，無力對抗強權，只能傷害最愛自己的人。

爹一怔，鬆開手，她歪著頭，冷眼看著他的疼痛，她不心疼，反而再朝他射去一箭，她說：「從此時、此刻起，我再沒有爹。」

丟下話，她殘忍地欣賞淚流滿面的爹。

她告訴自己，在他點頭讓偽白蓮進門那天，在他洞房花燭、娘卻高燒不已那夜，在他讓偽白蓮受孕那刻起，他再不是她的爹。

客人陸續進門祭奠，披麻帶孝的沈青行禮如儀，小小身子收納起大大的仇恨，僵硬的小臉有著早熟的怨恨。

「下雪了。」從屋外走過的奴婢發出一聲輕呼。

下雪？那麼梅花開了？想起愛雪、愛梅，熱愛冬天的娘，想起和爹娘玩雪的日子……她瘋了似的丟下手上的冥紙，跑進柴房，抓起一把斧頭奔進花園。

斧頭很重，可她咬牙提起，她的力量很小，但她硬是抓著斧頭，死命朝樹幹砍去。紛亂場面、紛亂的片段，不停在腦中上映——

柳氏捧著熱茶，對邵蕙娘道：「梅花結苞了呢，今年我會代替姊姊收取雪水，為相公烹煮一壺好茶，迎著清冽梅香，為相公撫琴，但……彈哪一首呢，要不，彈姊姊最拿手的鳳求凰？」

邵蕙娘沒回答，唯有垂眸暗自神傷。

沈青嘴硬，她一面倒茶一面說：「別忙，那是正室嫡妻做的事，身為產子器具，妳只要負責下蛋就行。」

下一刻，杯子傾斜，熱水往她身上潑去，驚天動地的驚叫聲響起，之後她在佛堂前跪了三個時辰。

沈青覺得不虧，只恨手臂無力，沒能將熱茶潑得更高，毀掉那張醜臉。

深吸氣，再鼓起力氣，用力砍下一斧頭。

她不會讓柳含湘取代母親，那是她和爹娘最美好的記憶，不容許任何人染指。她死命抓住斧柄，目光帶著淒厲，用力砍去！

虎口裂開，滲出鮮血，點點鮮血滴在雪地上，映出幾分慘烈。

奴僕們紛紛圍上來，勸道：「小姐，別啊，妳這是幹什麼吶？」

「小姐，住手，那是夫人最愛的梅樹呀！」

所有人都極力阻止，唯有沈箴靜靜看著女兒悲傷的背影，說：「讓她去。」

就這樣，安靜的院子、孤獨的男人、悲傷的女兒，以及一聲聲敲在心頭的斧頭撞擊聲。

她不會停止，她堅持把它砍倒……

突地，一雙大手握住她的小手，寬厚的胸膛護著她的後背，他說：「我幫妳。」

鐵器撞擊木頭的聲音，一下一下在偌大的花園中響起。

沈青捧著書，逐字逐句讀著，安靜沉穩，彷彿母親的死對她沒有影響似的。

沒有人知道她是個怪物，越是大悲大痛，她越是冷靜，越是傷心，她越喜歡讀書，好像書本是她的解藥似的。

是的，前世就是如此，學校是她的避風港，成績是她的萬靈丹，學習是她填補傷口、製造自信的最佳材料。

傷口未癒，手心裹著棉布，疼痛干擾不了她，只有心痛可以。

母親下葬已經十天，她一直待在母親屋裡，她很清楚父親經常在屋外徘徊，但她

對他的哀傷視而不見，她是個壞女兒，她知道的。

門被踹開，幾個婆子衝進來，不由分說地抓起沈青，幾下功夫，將她捆成一只粽子，可她平靜的臉上沒有受驚的表情，只有瞭然的笑意。

才十天吶，柳含湘未免太心急了，無妨，自己就等著她出手。

一路推推搡搡，她被帶到祖母跟前，祖母端著嚴肅面容冷眼看她。

這張臉也曾對她露出慈藹笑容，直到母親生不出兒子，父親第一次拒絕納妾，從那之後，她就將自己和娘視為眼中釘。

如今兒子順她的意，她有新媳婦、有未出世的孫子，她該開心不是，何必再擺出這張臉，嚇誰吶？

沈青斜眼看著跪在旁邊的小蓮。

小蓮低著頭不敢與小姐對視，她是沈青的貼身丫頭。

沈青失笑，這麼快就被收買？人心，果真是最廉價、最沒節操的東西。

「說，為什麼讓人給柳姨娘下藥？」沈老夫人一雙炯亮眼睛盯著她看。

她沒辯解，只是淡淡地與祖母對峙。

下藥？這個理由找得不差，外公是太醫，她確實從娘手中學了點醫術。輕笑一聲，她問：「祖母相信？」

「不是妳做的，妳可以實說。」

「實說有用嗎？母憑子貴，她便是有再多骯髒心思，祖母也會視而不見，對不？哪有什麼事比沈家子嗣更矜貴。」

這是連辯解都不願？沈老夫人頭痛，脾氣這樣硬……邵氏把她教壞了，讓她不懂得作為女子該有的柔和謙卑，不能放任她這樣下去，得好好教教。「妳說的對，沈家子嗣確實比什麼都矜貴。妳自己說，該怎麼罰？」

「杖斃？七尺白綾、二兩砒礪還是送往家廟，隨祖母作主。」沈青淡笑以對。沈老夫人皺起眉心，才八歲的孩子，怎會有一雙看透世事的清冽目光？面對危機，她不驚不懼、穩如泰山的氣度，即使自己在世間沉浮多年……也無法做到。她……若是個男孩就好了。

「那就去家廟吧。」沈老夫人嘆道，這一局是柳氏輸了，她雖得到想要的結果，但將失去兒子的心。

「不行。」沈節大步進來，他跪在女兒身邊，對母親道：「送去家廟，青青的名聲就毀了，我不允許！」

「你在乎她的名聲，可你看看，她在乎嗎？」沈老夫人氣道。

「她不在乎，我在乎，她是我的女兒，我和蕙娘的女兒！」

沈老夫人咬牙，這是她最痛恨邵氏的地方，就算她再失敗，兒子的心也不曾背棄過她。「好，那你說要怎麼處理？柳氏肚子裡那個，我要他平平安安生下，不許任何人折騰！」

他看著女兒固執的臉龐，心疼道：「送去莊子吧，多派幾個人過去伺候。」

這是他能想到最周全的作法。

沈青抓住他的罪惡感，道：「送我去外祖母家吧，娘不放心外祖母，我有義務代

母盡孝。」

沈老夫人輕哼一聲，自家祖母不盡孝，倒想著給外祖母盡孝？

沈節與女兒對視，她的眼神裡帶著祈求。

自柳氏進門，她再不曾對自己做過任何要求，緩緩吐氣，他道：「就這麼辦，算是我們父女為蕙娘盡一份心。」

離開沈家這天，雪下得很大，沈節親自到門口送女兒，心底眼裡滿是心疼。青青這樣小，剛失去母親，又要與父親遠離，這是誰造成的？

「等柳姨娘的孩子出生，爹親自去接妳回來。」他伸手想摸摸女兒的頭。

沈青頭一偏，避開。「不必了。」

不道再見、沒有臨行一瞥，她頭也不回地離開生活八年的沈家。

離京的這天，她並不曉得京城出了大事，邊關戰報傳來，鎮國大將軍打了大敗仗，接連丟失兩座城，如今大軍被困在池州，待朝廷派兵援助。

外公過世了，外婆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沈青的到來恰恰給了她些許安慰，整個人精神不少。

外祖家在離京城約三日路程的晉縣，沈節不時派人送東西過來，這讓門前冷落車馬稀的邵家增添幾分生氣。

只是沈青看都不看一眼，讓沈家管事臉上訕訕的，不知該怎麼向老爺回話。

對這事，外婆說也說過、唸也唸過，都沒辦法讓沈青這頭倔驢低頭。

沈青求外婆透過關係，在衙門裡買了個新身分，她改扮男裝，以邵青這個名字進書院唸書。

晉縣學風頗盛，這裡有兩個書院，她選擇靠近外祖家、規模比較小的「青山書院」。書院雖小，也有近百名學生，依程度分成五個班級，入學需要考試、測定程度，不是任何人都能進來的，因此就算是程度最差的戊班，往往也是在別的書院唸過一年半載後才轉學過來。

沈青不介意高調，入學考試，她三兩下寫完教習給的考卷之後，抬頭問：「能不能給我難一點的卷子？」

這話說得真氣人，和她一起考試的十歲男孩，寫半天連三成都沒寫完。

教習把卷子看過一遍，又給她另一份卷子，依舊沒有太久，她又全數完成，就這樣她接連完成五份卷子，最後被安排在甲班。

甲班學生年紀約在十三到十八歲之間，八歲小童摻在裡面，任誰都會側目，自然她成了被排擠霸凌的對象。

沈青不介意，依舊每天早起，高高興興上學，歡歡喜喜下課，臉上時刻帶著淡淡笑意，那副驕傲的表情……不少同學都想狠狠揍她一頓。

果然，上學第五天，有人動手了，她回到家時臉上帶著傷。

外婆看見，驚道：「是誰傷了我的小乖乖。」

她心疼得眼淚都飆出來了，連忙咚咚咚跑回房裡翻箱倒櫃，找出一瓶黑黝黝的藥膏，再咚咚咚跑回沈青身邊，往她臉上塗上厚厚的一片，醜得緊。

沈青像個大人似的，沒抗議外婆的過度反應，也沒嫌棄藥膏又臭又重，她拍拍外婆的背，安慰道：「沒事，只是失敗者的逆襲。」

「別糊弄外婆，說清楚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前天考試，今天成績出來。」

「然後？」

「我考第一，考第二名的同學說我作弊。」

「妳反駁？」

「沒，我只是建議他試試，看要怎麼作弊才能做到第一，而非第二。」

書院分班，不以年齡、而是以程度劃分，每月一考核，五次考核的平均成績決定你要升級、降級或退學。

書院很看重每月底的考核，考試時書袋得放在外面，連座椅桌位都得更換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想靠作弊贏得考試只有一個方法——偷看別人考卷，問題是偷看的人考第一，讓被偷看的人情何以堪？

說到底，就是她家青青太聰明能耐。「他就打妳了？是哪家的毛孩子，外婆去找他理論。」

「別，他已經心靈受損，再讓外婆理論一番，他的人生會留下陰暗面。」做人還是厚道些，這年頭可沒有心理醫生。

「要不，外婆給妳請師父練練拳頭？」

「不必，我有了。」

「妳有？」

「嗯，我給他一隻燒雞，他便同意當我師父，往後我得提早一個時辰上學。」

一隻燒雞認來一個師父，那得是什麼樣的人啊？「那個師父叫……」

「燒雞師父。」沈青笑著回答。

「啥？」這會不會……太隨便？

外婆被她給弄懵了，也不曉得沈青是認真的還是在說笑，但往後每天清晨，她還真的提早一個時辰進書院。

她沒讓家裡的馬車接送，天色還灰濛濛的就小跑步出門。

下午回家，晚飯前先把功課做完，飯後在院子裡一面消食、一面默書，接著蹲馬步、練拳習武，洗過澡後繼續書練字，非要子時才肯就寢。

你說，一個女娃兒這麼刻苦自勵是為啥？

但外婆是寵女達人，以前讓女兒順著性子長，如今也讓外孫女順著性子長，外孫女消食默書，她就消食背藥經，外孫女練武，她就練五禽戲養身，沒辦法熬夜不打緊，但她可以早起，給外孫女做食盒。

總之外孫女回來，她越活越精神，日子過得越發舒心。

拐進大街，天色很早，多數商家沒開門，沈青小跑著到，「楚家燒雞」店前，還

沒進門，模樣嬌俏的楚大姊先一步迎出來，塞給她一個油紙包，還熱呼呼的、香氣直冒，她遞給大姊三兩銀子，道：「漂亮姊姊辛苦啦，這個月的。」

「謝了。」楚大姊揮揮手，看著她後面背著書袋，前頭揣著燒雞，跑步上學去。一笑，楚大姊喃喃自語，「還真精神。」

為這隻燒雞，她每天得提早開店，在鋪子裡候著小客人，累不累？多少有一點，但爺的吩咐，自然要照做，只是……爺怎麼就對這小傢伙上心啦？

不過她樂得做這筆生意，因為小夥子笑容很可愛，嘴巴很甜，每天聽他一句漂亮姊姊，能讓人幹起活來，一整天都特別有勁。

未到書院門口，沈青氣喘吁吁。

唉，這一路都歇過三次啦，體力不行，這肯定是古代大家閨秀短命的主要原因，得再鍛鍊鍛鍊才行，等體力練好，再將過去的跆拳道、國術、柔道一一練回來，就算不能長命百歲，至少不會早夭。

緩過氣，她抱起燒雞繼續往前跑。

時辰還早，裡頭別說教習、學生，連打掃的小廝都還沒來。

青山書院倚山而建，腹地很大，前面是教室，後面是教習住的院落，右邊有一片宿舍，專供遠道而來的學生住宿，再往後，除一片林子之外，還有個草廬，不大，但蓋得極舒適。

一腳踹開草廬大門，四十幾歲的男人橫躺在榻上，翹著腳，腳板一抖一抖的，姿態逍遙。

「晚啦。」男人腳板一提，鞋子往她的臉砸去。

沈青笑兮兮地頭一偏，閃開。

「昨兒個晚睡了。」更正確的說法是沒睡好。

她作夢了，夢見娘在梅樹下對她微笑，娘拉著她的手、為她理順頭髮，說：「我的青青辛苦啦。」

她撲進娘懷裡，娘身上有熟悉的梅香，熟悉的溫暖，熟悉的催眠曲在她耳邊輕輕哼唱。

場景太美，美得她想一直待在夢境裡。

然而熟悉的場景在她抬頭時被破壞殆盡。

娘的臉模糊了，換上柳含湘帶著惡意的笑，爹從遠處過來，帶著娘最喜歡的狐皮披風，輕輕披在柳氏身上，之後一個兩個……一群孩子推開她，圍繞著爹和柳氏，她不滿、她憤怒狂叫、她又哭又跳，眼淚流成了河，她與爹分隔在河的兩端……

「晚睡？做啥去了？」

「偷雞去。」她把燒雞放在桌上，痞笑道：「昨兒雞哭得厲害，我勸了大半夜呢。」男人瞄她，她的眼睛微腫，哭得厲害的人是她吧？「哼，沒半句實話。去蹲馬步。」

「蹲過啦。」昨兒個晚上被惡夢驚醒，睡不著，她便下床蹲馬步，蹲得滿頭大汗、全身脫力，往床上一倒，再度入睡。

「燒雞陪你蹲的？」

「它監視我蹲的。」

「再去蹲。」

沈青嘻嘻笑開，沒討價還價，轉身蹲馬步去。

男人抓抓亂蓬蓬的頭髮，拿起燒雞、扯下雞腿，邊嚼邊道：「揣著苦膽，笑得沒心沒肺，有意思嗎？」

「聽說又有新生來考試。」

「現在又不是招生日。」

「青山書院」每半年對外招生一回，這時候書院外的學生緊張，書院內的學生更緊張，因為扣除年紀超過十八或往縣學報到的學生之外，不會有太多人離開，可書院就這麼大，哪能無限制招生？

因此每月的考試非常重要，往往新生進學日也是成績不好的舊生退學時。

「可以見得人家後台夠硬。」

「後台再硬又如何？若沒實力，上回縣老爺的兒子還不是碰一鼻子灰。」

「可……他們是山長親自考的啊。」有人苦著臉道。

「什麼？他們？不是一個？」

「什麼，是山長親自考的？」

疑問聲同時發出，但透過這兩句驚嘆，圍觀的人都能理解，這次的新生，後台不是普通硬。

沈青也在圍觀人群中，今晨被師父摔得一身土，剛洗過澡，頭髮還有些微濕，但剛洗淨的小臉分外白皙，襯得那雙眼珠子油亮油亮的。

山長屋外擠著一群學生，她個子小，看不見裡頭的人，張望片刻無果後，她打消好奇心，反正如果能被留下來，以後自然能見到面。

回教室拿書默背，她是個勤學的好孩子，前世時是，此生更是。

漸漸地，同學們回到教室裡，大家談論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有關新生的。

但沈青已經專心到忘我，對這些討論充耳不聞。

不久後上課鐘響，沈青收起書，拿出昨天的作業，等級長過來收。

這時幾個小廝抬進三組桌椅，原本教室後頭還有一塊地，下課空檔沒事還能在那裡打打架、練練拳頭，現在擺上桌椅，教室顯得有些窄。

這不是好事，沈青認為。

她是兩個月前加入的新成員，座位被安排在班級最後面，左右沒鄰居，後方空曠，如今三張桌椅往她左右、後面一擺，她突然覺得空氣稀薄起來。

不過多數同學挺喜歡這個安排，這代表雖然有新生加入，卻沒有舊生必須從班級裡離開，這讓墊底的同學鬆了口氣。

沈青不緊張，以成績來說她是領頭羊，退學的事輪不到她頭上。再者，學費一次繳半年，這不是才兩個月嗎？再無良，這可是書院，不是黑店啊，怎麼能把學費吞了？



正當眾人議論紛紛時，教習先生領著三個人進來，都是十三、四歲的學生，身高差不多，但形象差很多。

穿綾羅綢緞、擺明「我家很有錢」的那個，有一雙桃花眼，五官完美，連笑都不必，但凡勾勾眼就會讓女人尖叫，是個不折不扣的花美男。

沈青心花朵朵開，這下可好，往後再不會有人嘲笑她男生女相，有個更美麗的傢伙在前頭，可以替她擋刀。

第二個濃眉大眼，臉上帶著幾分英氣，頭戴紗幘、足登粉靴，十分精神，他像電影裡會仗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角色，他笑眼眯眯，看起來無比熱情。

第三個……沈青不想評語，因他全身上下散發生人勿近氣息，是臉皮上刺著「內有惡犬」、未開口就能讓人明白——「三尺半徑，請站在圓周外」那種人。

他長得不差，五官英挺、身材修長，兩道劍眉，眼睛炯亮深邃，照理說是會讓人眼睛一亮的傢伙，可惜表情剛硬，連同抵直的嘴角，用力昭告世界「本人心情不佳、少來惹我」。

沈青該下意識低頭迴避的，她是個怕麻煩的傢伙，少一事省一事，但……一雙美目緊盯著他，然後怦怦、怦怦怦……心臟跳得亂七八糟，心跳竟可以是這番模樣？像燒紅的鐵，錘子一敲，火星四濺，滾燙、美麗卻又膽怯。

其實她夠冷靜、夠淡定，絕對能讓臉龐表現出無恙，也絕對可以說服自己，這種心跳模式叫做瞬間迷戀。

她很清楚，迷戀是膚淺的、假想性質的，和現實完全脫節，更何況只是「瞬間」，只要多看幾秒，任由心跳適應他的容貌，她就可以脫離不受控的模式，可……該適應、該說服的事都做了，卻無法脫離？

怎麼搞的？正常的八歲女童，不應該有氾濫的荷爾蒙呀。

教習朗聲介紹，花美男叫穆穎辛，親切男叫陸學睿，而養了頭兇犬、又教人無法從瞬間迷戀中脫身的那位叫殷宸。

直到後來再後來，漸漸熟悉之後，她發現穎辛果然很影星，成天頂著漂亮臉皮到處招蜂引蝶；殷宸果然很陰沉，沒人知道他想些什麼，用三公尺的距離和他相處最安全也最舒服，兩個都是人如其名。

只有陸學睿……哪有半點「學豐智睿」的款兒？

沈青相信，她是學霸，而陸學睿絕對是學癡，不是癡迷的癡，是白癡的癡。

章先生介紹過後，他們自動往後面桌椅走去，陸學睿急忙搶佔後方位置——最適合打瞌睡的安全區塊。

殷宸和穆穎辛分坐在她左右，兩人坐下，目光不約而同地掃過她。

穆穎辛皺起濃眉，不解地望向殷宸，而臉色比鐵板更鐵板的殷宸，嘴角卻勾起一個若有似無的笑。

咻地，紙團投向殷宸，他頭不抬，手掌一個扶額動作接下紙團。

你的計劃？

提筆，殷宸在旁邊寫下。

是，但你可以不跟。

咻地，紙團又丟回穆穎辛手上，他打開一看，深吸氣，忍不住橫眼一瞪，這臭傢伙！

## 第二章 身分非凡的轉學生

吃過飯，沈青拿起書到外頭消食加默書。

才兩堂課，陸學睿已經和大家打成一片，他指指沈青背影問：「班上怎麼會有個孩子？」

被問到的學子撇撇嘴道：「他是個怪物。」

「怎麼個怪物法？」

他講話很莫名其妙，他罵不還口、打不還手，老是笑得沒心沒肺，沒人喜歡跟他打交道，就算暗地對他動手，他吃悶虧也不發一語……

沒多久功夫，沈青的形象就被清清楚楚攤在新同學眼前。

連半個朋友都沒有啊，穆穎辛又覺得她可憐了，他總是……覺得她可憐。

「那小子連毛都沒長吶，唸書能跟得上嗎？」陸學睿樂呵呵問道。

但陸學睿這話，同學們接不來，一張張臉憋得死緊，看得他滿頭霧水。

「你們這是啥表情啊？難不成一個連話都說不清楚的小屁孩，還能贏過你們？」

從第一被擠到第二的薛齊指指後面。「牆上貼了考試成績。」

陸學睿也不起身，頭轉開，眼睛快速飛掠，咦？「你們班邵青很厲害哦，每次都拿第一。他是哪個？」

薛齊指指在樹下消食的沈青說：「沒長毛的那個。」

轟！陸學睿雙目大睜，不會吧……爹要是知道他連個八歲小童都比不上，家法會不會從長鞭換成刀劍？

站在遠處，殷宸靜靜看著沈青，他終於又朝她走近一步……

她坐在大樹下，仰頭、把書蓋在臉上，睡得很熟，殷宸不掩飾腳步聲，直到站在她身旁她也沒發現，是心寬還是太疲憊？

想了想，他伸腳踢她，沈青拿開冊子、揉揉眼睛，看著高大的殷宸。

柳眉微蹙，沈青問：「做什麼？」

「上課了。」

這麼快？這身子太小，很需要睡眠的啊！她伸懶腰，笑咪咪說：「謝啦。」

才要撐地起身，一隻大掌進入視線，猶豫片刻，她又一笑，再次說聲，「謝啦。」

但，她沒有借他的力站起來。

防備心這麼重？殷宸臉部線條又硬三分。

「為什麼在這裡讀書？」殷宸問。

他問的是「在這裡」，從京城到晉縣，再到青山書院。

但青青錯解他的意思，以為他問的是一一八歲孩童的教室不在這裡。

她揚眉，笑得可愛可親、討人喜歡到不行。「因為我是天才，我很厲害啊！」

挺直背脊，大步走開，天曉得為了在他面前擺出驕傲樣，她的腳得分得多開、拉出多大的腳步，才能讓他吸幾口自己身後的瀟灑塵土。

黑線橫過他額際，他神色陰沉了……

她跑著上學，也跑著回家。

教習剛喊下課，她一溜煙跑得沒影，害陸學睿想跟怪物聊兩句也沒機會。

這次她只停下來喘兩次就到家裡了，馬步沒白蹲，師父那陣摔打也沒白挨，在風雨中長大的樹，果然不輕易夭折。

「青青回來啦，快快，快看外婆給妳買了什麼？」

外婆守在門邊，看見青青，立刻把她拉進屋裡，桌上擺著幾件新衣，粉的、紅的、黃的……都是京城時興的，外婆拿起來往她身上比劃。

她卻笑咪咪地舉起手。「外婆，幫我裁幾件男裝吧，手肘都磨破了。」

沈青沒明著反駁，但外婆心知肚明，她猜出是沈節送來的，還在同她爹發脾氣呵，外婆無奈苦笑，這孩子太倔了。

外婆轉開話題，沒逼迫她。「又破了？妳是穿衣服還是撐衣服啊。」

「沒法，男孩子就是這個樣兒。」

「還真當自己是男孩？」外婆瞅她。

「我不是嗎？」她笑著反問。

外婆接不了話，唯有心疼，重男輕女呵，沈家把青青的心傷透了。

攬過外婆肩膀，她笑道：「走，去書房，讓我看外婆今天練的大字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

「厚，外婆偷懶了，對吧？」

「寫了、寫了，寫一大張呢。」是一大張紙上頭只寫兩個字。「我今兒個很忙的。」

「忙什麼？」

「隔壁張大嬸同我說話，客人上門總不能晾著吧。」

沈青望著笑逐顏開的外婆，在心底輕聲道：「親愛外婆啊，您可得活的久一點啊，親眼看我為邵家爭光……」

「漂亮姊姊，今兒個穿新衣啦，這衣服真襯妳的白皮膚。」接過燒雞，沈青又小跑步起來。

楚大姊看著她的背影，這孩子，怎就這麼討人喜歡？她新衣服才上身就發現了，家裡那個呆子，就算從早看到晚怕也不會發現吧。

楚大姊進屋，拿起食盒，剝了兩隻燒雞，揚聲道：「當家的，把這雞給爺送去。」

昨夜無人入夢，沈青一覺到天明，精神好、氣色更好，外婆讓下人用熱水沖了雞蛋湯，加上麻油、香菜，喝一口全身發暖。

陽春三月，清晨還有些微涼，以往這時候，娘都要備著給她裁新衣。

她總拿著剪刀，心滿意足說道：「我們家青青又長個頭了。」

爹便接話，「長個頭好，要不這麼小的孩子，聰明成這副樣兒，旁人要說咱們家

出妖怪了。」

娘常讓她裝傻，老說真正聰明的人，懂得木秀於林的道理。

可是難啊，她總在不知不覺間露出本性，她本來就不是孩子呀。

如今她終於學會裝傻，成天樂呵呵地說著傻話，阻卻許多想探究小神童的好奇心，但希望看她裝傻的娘已經不在……

抱著燒雞跑過街道，直奔書院大門，書院裡還是一個人都沒有。

她跑到草廬前，又準備好一腳踹開大門，但腿還沒伸呢，門就從裡頭打開了。

「天下紅雨了，師父竟然捨得下床？」沈青揚聲道。

話說完抬眼，才發現開門的不是師父。探頭往裡看，師父果然躺在大床上，只是師父看見她懷裡的油紙包，突然著惱。

「又是燒雞，妳跟雞有仇嗎？」師父沒好氣問。

「這不是師父的最愛？」沈青撓頭不解，師父這生的是什麼氣，生理期來了嗎？師父也是女扮男裝？可女人長成這模樣……太委屈……

師父狠瞪殷宸兩眼，就說呢，人還沒走近就急吼吼跑去開門，那副急色樣……有姦情嗎？他咬牙切齒，肯定有！

他生氣啊，四十幾歲的老男人，居然被小夥子擺了一道，青出於藍也不是這種青法，小小年紀，一副花花腸子，誰攤上誰倒楣。

師父審視一臉迷糊的青青，半晌，火氣漸消，還好，丫頭不是共犯。有人同自己一起被騙，感覺好過些。他悶聲道：「膩啦，明兒個換新菜。」

「喂，我才剛付完下個月的燒雞錢呐，」沈青嘴上應著，卻沒為這話生氣，細觀師父，他的口水已經在嘴角蔓延，擺明很愛的呀，所以這話……肯定是在跟誰置氣。

誰呢？師父可是書院裡「神聖的存在」，教習們三令五申，禁止學生們進入此地，既然如此，誰能讓他發脾氣？

是……她抬頭看著很陰沉的殷宸？

眉梢微勾、嘴角輕揚，沒錯，是他！他設計師父，也設計沈青。

他把楚大姊、青青、「楚家燒雞」和缺乏控制力的師父串在一塊兒，串出他要的發展，只是精明的師父一眼看穿，沈青卻滿頭霧水。

一瞬不瞬看著殷宸，她琢磨著，他在這裡做什麼？

有背景的插班生，清晨出現在草廬裡，那麼她家師父……不會剛好也背景雄厚吧？這是否意謂……不經意間，她用幾隻燒雞抱上一條大腿？

沈青一雙眼睛直勾勾盯著殷宸，那副蠢樣兒太傷師尊英名。伸手，師父往她腦袋敲一記。「怎麼，看見男人就犯傻？叫師兄！」

沈青回神道：「不公平，入門有先有後，就算他比我老很多，可我先來，他後到，論理，他該喊我一聲師兄。」

想當他的師兄？殷宸失笑，有膽色！

「誰說妳先來？人家十年前就到了。」師父又朝她後腦巴一下。

撫撫後腦，拿她的頭當沙包啊？鼓起腮幫子，她道：「那就沒辦法可想啦，師兄

就師兄唄。」

「妳還要想辦法？蹲馬步去。」師父斥喝一聲。

「是，師父。」她乖乖到平日蹲馬步的地方站定，腳剛屈下腿，想到什麼似的，揚聲問：「呃、那個……師父，可不可以請教您尊姓大名？」

很陰沉的殷宸，瞬地陰沉不起來，噗哧大笑出聲，不是已經拜師月餘？

只他這一笑，原本無比聰慧的沈青秒變傻。

哇哇哇……怎麼會……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？他笑起來，「影星」必須靠邊站，陸學睿的顏值排行榜要一路排到天涯海角，她強烈恍神。

又發呆？有姦情……絕對有姦情！師父不滿，長腿打橫一掃掃向她的小短腿。

正在恍神中的沈青，理所當然該跌個狗吃屎，沒想到第六感搶先反應，她身子一彈、一個後空翻，穩穩站在地面上。

這反應，殷宸吃驚，而師父……摸摸鬍鬚、點頭微哂，他果然沒看錯人。

沈青滿臉懊惱，怎一個不小心就被人給試出深淺了？

搖頭苦笑，她無奈問：「師父，律法規定，謀殺徒弟得判幾年刑？」

「放心，師要徒死、徒不敢不死，律法不管這種事。」

「萬惡的獨裁社會啊。」她嘆息，繼續蹲馬步……

師父覷她，問：「說說，妳之前拜誰為師？」

她再嘆。「可不可以不說？徒弟天性低調。」

「可以，那就馬步蹲到死。」

這是虐待無罪，屠殺有理的概念嗎？她道：「既然師父執意……好吧，我認過五位師父。」

「哪五位？」

「東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，東邪上通天文、下知地理，自創蘭花拂穴手，西毒是西域白駝山人士，善用毒、正在練九陰真經，南帝精通一陽指，北丐的打狗棒法舉世無雙，降龍十八掌連真龍都會怕，而當中武功最高強的是中神通王重陽。」她胡扯一通。

師父：「……」

沈青眉開眼笑問：「嚇到了厚？就說我想低調的嘛。」

師父深吸氣問：「他們是不是都死透啦。」

「吭？」沈青沒聽懂。

「被妳活活氣死的，要不，妳怎麼會拜我為師？」

哈哈……沈青捧腹大笑。「沒錯，他們都成仙成龍啦，誰讓我有扶龍格呢，凡當過我師父的，死後都變成舉世無雙的大人物，師父，您得好好珍惜我，您未來的造化，全落在我身上了。」

聽兩人一搭一唱，殷宸垂眉淺笑，這還是那個半年三個月都不說一句話的師父？

通常下課後，她跑得比誰都快，趕著早點回家見外婆，但今天她另有打算。

書院外頭開了一家新飯館，去過的人都說物廉價美味道啾兒棒，因此夫子才剛喊下課，她一溜煙跑得比誰都快。

果然，飛得快的鳥兒有蟲吃，鋪子裡十幾張桌椅幾乎都是空的。

選一張靠牆的小桌子坐下來，連點幾道菜，她下意識摸摸書袋裡頭的食單，對，她想賺點小錢。

前世的她是政治系學霸，剛踏入社會就成為立委助理，找資料、寫報告、提策略樣樣難不倒，她身強體健武功好，當助理還兼任保鏢，專擋狗仔攝影機，另外她還有一手好廚藝，能煮菜做點心，為自己打理各路人脈與關係。

待菜端上來時，其他桌子陸續有人入座，幾乎全是書院裡的學生。

老闆有遠見，通常做學生生意的店家都開得不大，多數還是流動攤販，就怕學生休假、喜新厭舊、口袋不充裕……不敢把生意做大。

可青山書院不同吶，這裡是晉縣好人家小孩的第一志願，話說得誇張點，此處可以被認證為未來菁英的集散地，不管是在書院唸書的優秀青年，或嚮往能進書院唸書的上進青年，來來往往，生意差不到哪兒去的。

「看起來不錯，進去坐坐吧。」陸學睿的大嗓門出現在鋪子門口。

刷地，眾人目光全朝同一方向轉去。

八、九月微涼的天兒，穆穎辛還拿著扇子故作瀟灑，有一下沒一下地搨著，在沈青看來做作得很，偏他這一搨，還真搨出書院的扇子風潮，這段期間，日日都有賣扇子的攤販在書院附近叫賣。

哪天他興之所至學起白素貞，會不會所有人走來走去都拿著把雨傘？

師兄還是一貫的陰沉，那張臉像是債權人，活像書院上下全欠他銀子了。

三人才加入沒多久，已然成為書院的風雲人物，雖然沒亮出身分，可那身氣度，再加上與眾不同的態度，再沒眼色的人也曉得如果有機會就得努力往他們身上攀。

因此殷宸前腳剛踏進飯館，立刻有人起身，自動把位置讓出來。

看著同儕們的良好表現，很會做人的陸學睿拍拍對方肩膀，喊一聲，「兄弟，謝啦！」

被拍肩的那人竟然樂傻了……兄弟欸，他變成大人物的兄弟了！

陸學睿長腿一跨，開始點菜，一道接一道，吃免費似的。

沈青撇撇嘴，不關她的事，盡快吃完，找個機會和老闆接頭，希望這單生意能夠順利。

目前她雖然不缺錢，但一個人想要獨立自主，首先得讓經濟獨立。

感覺一個黑影站到自己桌邊，她仰頭，撞上殷宸似笑非笑的陰沉臉。「做啥？」

他沒回應，往她右手邊位置坐下，拿起筷子，掠奪起她的菜。

「我有說要請客嗎？」她指指鼻子，用瞪大雙倍的眼睛對他發出質疑。

殷宸依然沉默，自顧自吃著，此行為不可取，沒想穆穎辛有樣學樣，坐到她左手邊，也拿起筷子自行取用。

她指指陸學睿所在地，說：「你們的桌子比較大。」

「是。」殷宸咬一口她最愛的糖醋魚後，很奢侈地回應一個字。  
不理解殷宸和穆穎辛舉動的，不光沈青，連陸學睿也一臉的不明白。「對啊，快過來，咱們的菜很快就上了。」  
陸學睿嗓門大，滿屋子人全聽見，獨獨殷宸和穆穎辛聽而不聞，繼續進攻沈青的菜。陸學睿看看兩人，摸摸鼻子、順著兄弟們的意思，往沈青對面坐下，也拿起筷子。  
所有人都盯上沈青，尤其把桌位讓出來的「兄弟」，好像她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似的。  
在沈青二度抗議前，陸學睿點的新菜送上來，她洩憤似的舉箸狂吃。  
啥？這叫一報還一報？不是啦，這叫禮尚往來，是做人的基本禮貌。  
然後他們吃飽，然後她沒付帳，然後臉很冰的那位揮揮手，老闆就恭恭敬敬把他們送出門。  
咬咬唇，她壓低聲音問：「師兄，這館子是你家開的？」  
「是。」他又很奢侈地應她一個字。  
唉……賺錢大事鐵羽而歸，賺自家師兄銀子，做這種事會良心不安，為撫平良知，只能對不起貪婪慾望。沈青垂眉垮肩，今天諸事不順。  
「今天妳和薛齊吵嘴了？」殷宸問。  
「沒事兒，不過是失敗者的逆襲，不招人妒是庸材嘛。」經歷得太多，她不當一回事。  
「妳被關在茅廁，是他做的。」  
「不是門卡住？不對啊，我多撞兩下門就開啦。」  
「我打開的。」  
唉，小手段越來越多，神童不好當吶。「天才的道路注定寂寞。」  
「還天才咧？臭美！」陸學睿輕嗤。  
揮手道別，沈青沒與陸學睿爭辯，走出飯館準備回家，可高大的黑影又走到她右手邊。  
「做啥？」沈青斜眼問。  
「送妳回去。」殷宸簡約回答。  
「我又不是孩子，迷不了路的。」  
她真不懂啊，什麼時候得他青睞？因為師兄愛護師妹？因為令狐沖岳靈珊情結？還是因為師父有交代，師妹是他畢生最重要的責任？  
師父？沈青直覺搖頭，不可能，比起她的安危，師父肯定更在乎燒雞安危。  
「對啊，他又不是孩子，幹麼送？」陸學睿不滿，擋在前頭，不讓殷宸走，沒想殷宸竟一手將他撥開，繼續同沈青並肩。  
噁嘴，陸學睿覺得自己被背叛了，但一個殷宸已經夠過分，沒想穆穎辛竟也快步跟上？  
「薛齊買通人，要在路上伏擊妳。」殷宸寒聲道。  
「就因為我考贏他？不會吧，考試有輸有贏，請詳閱入學說明，哪有人這麼輸不

起？」

「放心，從明天起，妳不會再看見他。」他不在乎薛齊的動機是妒忌或其他，他只想確保沈青平安順遂。

不會再看見薛齊？有這麼嚴重嗎？是她不清楚帝國主義的遊戲規則，還是男人之間的遊戲都很暴力？

沈青縮縮脖子問：「所以，他的下場……」

「很慘。」穆穎辛說完，再補一句。「凡阿宸經手，沒有不慘的。」

「別聽穆七胡說，頂多一手一腳，養幾個月就能下床。」殷宸替自己辯解，他哪有那麼殘暴，不過是給點小教訓。

一手一腳還不慘？那是青春少年家啊，年紀輕輕就讓薛齊體驗中風的痛苦，太慘了。

沈青乾笑幾聲。「其實我可以自己處理，你知道的，我師父是東邪西毒、南帝北丐外加中神通。」

「對啊，他可以自己來，你們幹麼插手？」陸學睿忿忿不平道。

可惜沒人把他的話聽進去，仍然一左一右護著她。

陸學睿的不滿迅速膨脹，加快腳步追上前，不斷嘮叨碎唸。「你們幹麼對他這麼好？同情弱小嗎？書院裡又不是沒有更弱小的……」

他的嗓門很大，他的碎唸功夫不同凡響，沈青不曉得殷宸和穆穎辛怎麼能夠忍受，但她無法。

倏地停下腳步，害跟在後頭的陸學睿差點兒撞上，她俐落轉身、雙手環胸，問道：

「你知道喜歡是怎麼一回事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？」陸學睿微怔，剛剛他們有討論到這種事？

「喜歡就是明明知道是多此一舉的事，也想要跟著你一起做。」

「聽不懂。」陸學睿瞪大眼睛，危機感上升，他肯定、肯定、肯定有陰謀。

他說喜歡，天……會不會……他喜歡上自己了？阿宸、穆七一左一右跟著，不是保護，而是挾持，他們擔心自己被他染指？他的想像力迅速擴張。

「比方你可以自己吃飯，我卻想要陪著你一起吃，比方你可以自己回家，我卻想要陪你走這段路，縱然車馬急、風雨阻，縱使冰雪封路、路途險阻，為能見你一面，再多的崎嶇也都是坦途。懂嗎？」

「這世上每個人都很忙，但對喜歡的那個人，永遠有空，因為於我而言，除了你之外，其餘皆是小事，倘若你也喜歡我，我便會與你真心相守，便願意陪你細水長流。」

終於，陸學睿膨脹的想像力被戳破，聽懂了！

猛然倒抽氣，他指指殷宸再指指穆穎辛。「你是說，他們……喜歡上你？不可能！臭美、臭美，你太臭美啦！」

噗！一個沒忍住，穆穎辛噴笑。

殷宸沒這麼大反應，但嘴角上揚，他喜歡她一本正經地說著廢話。

不過……



對喜歡的那個人，永遠有空，因為於我而言，除了你之外，其餘皆是小事。如果這是「喜歡」的規則，那麼……笑容擴展，心舒泰，殷宸的眉目間染上幾分溫暖。

沈青笑彎眉毛，雙手一攤，道：「不是臭美，不然你說說，他們幹麼非要陪我吃飯回家？」

「可、可……你是男的呀。」

「這就是讓人最苦惱的地方啊，我是男人都這個樣子了，要是我是女的，他們肯定要排隊匍伏在我的石榴裙下。」

忍不住了，穆穎辛哈哈大笑，而殷宸摸摸她的頭髮，滿眼寵溺，只有陸學睿還在那邊滿口的臭美臭美說不停。

遠方打鬥聲起，隔得遠了，正在說笑的他們沒聽見，時間不長，好像才剛開始就已經結束，不過殷宸沒妄言，過完今天，她再沒見過薛齊。

這社會的不公不義，不僅僅表現在師徒關係上，也在身分背景上展露無遺。

學期第三次小考開始，沈青和往常一樣勤學精進。

考試後，同學們討論答案時，她豎起耳朵認真聽過一輪後，有十成把握自己能再度奪冠。

沒想到成績出爐，她竟然只拿第三！

第一、第二被分別被穆穎辛和殷宸拿走，連那個考卷拿去餵狗，狗都不屑一顧的陸學睿，成績竟也在中間？這是什麼世界？

對於這個結果，班上同學很滿意，讓背景雄厚的人踩在腳下，總比被一個小鬼壓在頭上來得光采。

「穆穎辛考第一，得請客。」

八面玲瓏的穆穎辛被眾人一拱，笑眼眯眯道：「行，後天放假到杜康樓，全班都去。」

杜康樓？他不光背景雄厚，連荷包也雄厚得緊，那裡一桌酒席至少得十兩銀子起跳。

陸學睿對自己的成績也無比滿意，大聲吆喝。「杜康樓吃完飯再去百燕樓，一人挑兩個姑娘作陪，爺請客。」

他這一嗓子喊得眾人興奮起來。

這年紀進百燕樓能做啥的不過寥寥數人，多數人只能在姑娘身上摸兩把、香幾個，過過乾癮，滿足一下虛榮心。

「去去去，穆穎辛、陸學睿這麼大氣，大家都得賞光。」

「邵青也去嗎？」帶著惡意口氣，說話的是年紀僅次於沈青的阮苓斯。

他今年十二歲，晨昏顛倒的卯足勁，好不容易拿到甲班的入門票。

他得意洋洋驕傲不已，家人到處宣告他家兒子多能耐、多本事，沒想樂不了幾天，八歲的邵青也進了甲班，他的面子直接被丟進垃圾桶啦。

這還不是教他最恨的，他最恨的是，初來乍到，在一群學長跟前，就算排名最末也理所當然，之前他自我安慰沒關係，至少考試有邵青墊底，沒想他居然拿第一，這是欺負誰吶？

他的嫉恨水漲船高，好不容易有人考在邵青前頭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，這會兒不修理他更待何時？

阮琴斯開口，眾人哄笑起來。

他又道：「邵青去的話，是去找姑娘還是找奶娘啊？」

「軟東西，我找奶娘你找啥？親娘嗎？」

嬌嬌嫩嫩的聲音一出，哄堂大笑。

阮琴斯、軟東西……這年紀那話兒肯定是軟的，笑話邵青？這是五十步笑百步啊！一屋子少年笑得前俯後仰。

陳立走過來，攬住沈青肩膀，趁機重重往她後背一拍，拍得她氣不順，咳過幾聲。他和阮琴斯有拐彎兒的親戚關係，平日裡情誼好，怎看得慣好友被欺？

殷宸目光微凜，抓起準備二度往沈青後背拍去的大手，陳立訝異，轉頭對上一雙陰沉眼睛，只好啞啞收手。

他的動作盡落入穆穎辛眼中，他對陳立搖搖手指。「欺負同學，可不行吶。」

「我沒有！」陳力反駁。

穆穎辛沒再爭辯，心中卻道：可憐，認個錯得了，幹麼非要討皮肉痛？

兩天後，陳立打人的手上了夾板。

據說是天外飛來一根樹枝，他用手去擋，結果骨頭粉碎啦，小小樹枝怎會造就大大傷害？他沒想通，大夫也沒想通，家裡長輩認定他犯了鬼神，逼他齋戒沐浴、連續作法十天，才饒過他。

沒錯，這是殷宸的作法，簡單粗暴，卻效果顯著。

不過當下陸學睿沒發現陳立打人，只看見陳立的手靠近沈青後背，他笑道：「青子個頭小，再讓你拍出內傷，日後讓他怎麼找媳婦？」

話出口，全班又是一陣和樂融融的笑聲。

趁著旁人沒注意，殷宸一把將沈青拉到身旁，掌心貼在她後背，一股暖流傳入。真舒服……這是傳言中的內功？沈青揚揚眉頭，她知道自己被維護了。

她問：「這是身為師弟的福利？」

他沒回答，只是掐了掐她的臉，問：「妳確定是師弟？」

沈青心頭一悚，他……他在說什麼？

下學後，學生迫不及待衝出教室，好像裡頭有鬼似的。

沈青一反常態沒跑在第一個，反而慢吞吞地收拾書本筆墨，直到連走廊都聽不見學子的喧譁聲，才起身走到鄰座，悄悄地搜起三位有力人士的抽屜。

她翻翻找找，終於找出剛發回來的考卷。

讀完穆穎辛的，不算差，但默寫部分輸她一點，讀完殷宸的，也不壞，但解釋部分沒有她精闢。

由此可證，他們的背景不是總統級就是部長級。

最後，她找出陸學睿的卷子。

啥？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一揉，把卷子前後翻兩遍，她不相信，再往抽屜裡尋找……沒錯，就它啊！

這是什麼？是空白試卷，呃，她錯了，不完全空白，因為中間還畫上一隻烏龜。這種考卷竟能拿到中段成績？

果然，不管在哪個時空，特權都是最好用的東西。

她想把這張卷子送到「軟東西」手中，他該撻伐的對象是陸學睿，不是自己。

「這麼較真？」

穆穎辛的聲音讓沈青嚇一跳，手上卷子差點掉下去。

抬眼，不光穆穎辛，殷宸和陸學睿也在，桃園三結義似的杵在教室門口。

「不服輸？」陸學睿朝她挑眉，笑得一臉春暖花開。

她把三張卷子往桌上一壓，取出自己的，在他們眼前晃兩下。「我寫的更好。」

「臭美！」陸學睿呸一聲。

「沒錯，可惜命不好。」穆穎辛刺她一句。

「無妨，努力可以改變一切。」她握緊小小拳頭，表現出大大志氣。

「是嗎？要不要打個賭，明年二月的縣試。」旁的不敢說，運氣這種東西，穆穎辛從來都是好到不行，要不哪能輕輕鬆鬆就坐到旁人想都不敢想的位置？

「案首嗎？」

「好啦，賭了，你輸就宴請咱們去百燕樓大醉三日。」陸學睿怕沒熱鬧看，忙起鬨。

沈青大翻白眼。「你拿什麼賭？畫一排烏龜家族嗎？烏龜哥哥！」

噗，穆穎辛放聲大笑，這傢伙嘴巴這麼壞？

背上書袋，沈青朝教室外走去。

殷宸不苟同地看好友一眼。「跟個孩子較真？長進了！」說完，他也大步走出教室。

望著兩人背影，穆穎辛皺眉自語。「我就是喜歡看她可憐兮兮的小模樣啊。」

青青腳步小，殷宸腳步大，沒多久他便追上她。

「驕傲。」隨聲音出現的，是壓在她頭頂的大掌心，她轉身，抬頭望他。「人在屋簷下，得學會低頭。」殷宸又說。

像他，低頭再低頭，終有一日蓄足力氣、一飛沖天，好教那些人措手不及。

「若屋簷高度不符合我的需求，那就拆掉重蓋。」她說得無比霸氣。

「妳的血很廉價嗎，非要撞得頭破血流？」

「我的血不廉價，但我的驕傲更昂貴。」

倔！沒見過這樣的女子，但……算了，那屋簷要是她拆不了，他來幫一把。為啥待她這麼好？因為……她曾是他生命中的一抹溫暖。

「後天一起杜康樓去嗎？」殷宸問。

「去，有好吃的為什麼不去。」第一名被偷，總得撈點好處回來。

「那百燕樓別去了，我帶妳到千雪山走走。」

沈青一愣，突然發現，他對她的好，好到……找不到理由解釋？懷疑啊，真是師妹優惠條款？古時候的師兄、師妹都是這樣一路發展的？

可……還是不對啊，她明明是師弟。「不，我得去找找。」

「找啥？」

「奶娘啊！」她抬起下巴，拋出一句。

殷宸失笑，這丫頭還真是說不得。

不久，穆穎辛和陸學睿快步跟上，沈青向他們投去白眼，想欺負她？甯想！

她踮起腳尖在殷宸耳畔問：「我是你師弟，對不？」

「有疑惑嗎？」

「不疑惑。」確定了他承認這門關係，沈青便熱情地勾起他的手臂，朝穆穎辛、陸學睿拋去一個很示威的下巴。「說，是咱們關係特殊還是你們關係更好？」竟是……殷宸不想笑的，但用種方法破壞他們感情？她幼稚得很好笑……抿著唇，強壓胸口，他打死不讓笑容逸出。

「快回答我啊。」大聲說完，沈青小聲在他耳邊行使賄賂權。「燒雞一隻。」可殷宸是有品格、有道德的有為青年，怎能為一隻燒雞毀十幾年交情？

「都很好。」他回答得很官方。

「不行，非得二選一。要不，我換個方法問，如果我和他們同時掉進河裡，你救誰？」

「妳。」阿宸想也不想就答。

「哈哈，聽見了吼。」她得意洋洋地指指自己。「他會救我，我們的關係遠比你們要好很多、很多很多……」

她驕傲的炫耀還沒結束呢，就聽他解釋——

「阿睿和穆七都會溺水。」

這句描補讓穆穎辛和陸學睿爆出大笑，沈青卻悶透了。

沈青翻臉，手指戳上他的胸口，唉喲……夭壽硬，她瞪他，手狠甩兩下。

「算了，我們關係很普通，不要跟來，以後我往東、你朝西，我過陽關道、你走獨木橋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！」頭一甩，抬高驕傲的下巴，她轉身就走。

穆穎辛大笑。「她敢用給你臉子欸，你真是把她給寵壞。」

殷宸不介意把她寵壞，對兩人擺擺手道：「別跟來，她正在氣頭上。」說完朝她跑去。

「不會吧，他要去哄青子？」陸學睿不敢相信地看著殷宸，他家阿宸只有被哄，哪有哄人的分？

穆穎辛聳聳肩，一手搭上他，說：「走吧，逛逛去！」

「漂亮姊姊，妳昨兒個吃了什麼？怎麼皮膚嫩得像豆腐？」

楚大姊一笑，樂得眉眼開花，這小子就是眼尖，不過哪是她吃什麼，分明是她被

人……吃了。「小青子，我照你的辦法用茶葉焗了蛋，我放兩顆在油紙袋裡頭，記得吃。」

「謝謝漂亮姊姊。」收下油紙包，繼續往前跑，一路飛奔，像前頭有什麼東西吸引她似的。

看著她像小鹿般的背影，殷宸不自覺皺眉，她的武功是從哪裡學來的？

楚大姊發現他，拿起掃帚到門外掃地，殷宸從她身邊經過時，低聲道：「讓他們回京，好好護著長公主。」

「是。」

錯身，殷宸在進書院之前，追上沈青。

「師兄早啊。」

他向她伸手。

「做啥？」

「燒雞。」

哦哦，她是有說過要請他吃燒雞，但他的回答沒讓她滿意啊，不過……誰讓她天性大方，性格寬厚呢。打開油紙包，她把兩枚焗蛋取出來。

「燒雞……蛋？」

「蛋破殼了，會變什麼？」

「雞。」

「那就對囉。」

「我沒看見雞。」

「把它們吃進肚子裡，慢慢孵。」她拍拍他的肩膀、無比認真說：「我相信師兄有足夠能力，把它們變成你想要的樣子，一定可以！」說完，她小跳步往草廬跑去。

殷宸握著微溫的雞蛋，複習記憶中那一抹溫暖，半晌、笑了。

在他的人生中，「笑」是種稀有而陌生的經驗，但是在她身邊，這經驗就會突然地迅速增加。

她跑得歡快，好像很高興似的，不過樂及生悲，她踩上一顆滾石，差點兒跌個狗吃屎。

忍不住，他又笑了。

沈青跑進師父草廬，把燒雞往桌上一擱，摩拳擦掌，眉開眼笑道：「師父，我準備好了。」

師父抓起燒雞，納悶問：「準備好什麼？」

「你說今天要教我輕功的。」

所有武功當中，她對這個項目最為嚮往，前世練國術、跆拳道、柔道，再厲害，兩條腿也只能短暫離開地面，若是輕功練成……楚留香捨她其誰？

「這倒是，把箱子裡兩個沙袋拿出來。」他撕下一隻雞腿，往嘴巴塞，這「楚家燒雞」就是百吃不膩。

沈青拿出兩個約十來斤重的沙袋，問：「拿出來了，做啥？」

師父看一眼隨後進來的殷宸，道：「給她綁上。」

殷宸點頭，拿起沙袋往她小腿處綁，只是兩坨重物上身，怎麼走路？

「師父，你這是整我還是教我？」

「妳不是要練輕功？」

「是啊，可我沒要練負重啊。」

「妳長期綁著沙袋，慢慢習慣它的重量之後，一朝取下沙袋，自然會覺得身輕如燕。」

啥？這樣也算？沈青抗議。「我要練的不是低級輕功，是那種能夠飛簷走壁、高來高去，能踏水千里的高級輕功。」

「爬都沒學會就想飛？務實點，先綁著，低級的練成再考慮高級的。」

「那得綁多久啊？」她苦了臉。

「先這樣綁個半年，再慢慢增加到三十來斤，以妳的資質，五年、八年應該就夠了。」

這麼久？從電腦科技時代來的人，沒耐心等待。「師父，有沒有那種三、五個月就可以速成的武功？」

「有！」師父把另一隻雞腿，塞進嘴巴。

「什麼功夫？」

「馬屁功。」

「……」她看見烏鴉群飛。

「阿宸，把她拉出去蹲馬步。」

「綁這個還蹲馬步？師父不是想謀財害命吧！」

「謀財害命？首先，妳得拿得出財。」師父臉上笑容不褪，指揮殷宸把她往屋外帶去，免得打擾他吃燒雞。